



人
童
书

「英」E·内斯比特 著
乔向东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魔法坠子

人

人
童
书

「英」E·内斯比特 著
乔向东 译



魔法队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坠子 / (英) 内斯比特著; 乔向东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

(人人童书)

ISBN 7-5633-5015-2

I. 魔… II. ①内…②乔…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36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54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3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借着魔法,到辽远的地方去(译序)/1	
第一章 沙米德/3	
第二章 半个魔法坠子/21	
第三章 回到过去/37	
第四章 八千年前/51	
第五章 村庄里的战斗/69	
第六章 巴比伦之路/84	
第七章 最深的地牢/104	
第八章 巴比伦王后在伦敦/127	
第九章 阿特兰提斯岛/153	
第十章 小姑娘和凯撒/174	
第十一章 在法老面前/193	
第十二章 歉意的礼物和被学校赶出来的孩子/218	
第十三章 狄恩岛群沉船/243	
第十四章 心愿/263	



借着魔法，到辽远的地方去（译序）

比起哈利·波特的魔法来，我更喜欢书中的这枚——应该说是半枚——魔法坠子，更直接也更亲切一些。也许，我真的明白了为什么 J. K. 罗琳最佩服的童话作家会是《魔法坠子》的作者 E. 内斯比特。

新旧魔法各有神通，却都能带你到辽远的地方去。四个心里期盼着父母归来的英国孩子，在古灵精怪的沙精灵引导下，在古玩商店买下了半枚坠子，没想到竟是古代魔法无边的护身符。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四个孩子必须找到另外那半枚坠子。于是，孩子们借助半枚坠子，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来回奔波。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通过孩子们的眼光，去了解一番古埃及、古巴比伦、传说中早已沉入大西洋底的阿特兰提斯岛，以及正在法国海岸眺望着英吉利海峡的伟大的凯撒……傲慢的沙精灵从来就觉得这四个孩子愚不可及，永远都理解不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思想的形式”。不过，孩子们盼望的是冒险，是到辽远的地方去，半枚魔法坠子足矣。



好玩的是,故事中还有一个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研究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的老学究,看上去,他也理解不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思想的形式”。孩子们也带着他去目睹了阿特兰提斯岛的沉没,还见到了正在眺望着英吉利海峡的伟大的凯撒。不过,孩子们心中货真价实的时空历险,对老学究而言,不过是奇梦幻境,或者所谓“思想传递”而已。难怪孩子们实现心愿后,会把完整的魔法坠子送给他,帮助他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魔法坠子对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历险暂时告一段落。

为什么要到辽远的地方去?

不到古巴比伦去,孩子们就不知道幼发拉底河下还曾经有过世界上最深的地牢;不到1905年的伦敦,古巴比伦王后就不可能看见自己的宝贝都锁在大英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未知之境就是向往之地,总在撩拨着自由的心。

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本书的作者E.内斯比特:

E.内斯比特,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第一人,她的童话作品以好玩而非说教闻名。1858年出生在伦敦的E.内斯比特,一生共写过四十部儿童文学作品。《魔法坠子》《寻宝记》等经典作品,时值今日,依然是不断翻印的隽永经典。

在魔法已经失传的今天,E.内斯比特的作品同样可以引领年轻而自由的心到辽远的地方去。



第一章 沙米德

从前，四个小孩在一幢白房子里过暑假，漂亮的白房子位于一个采沙坑和白垩坑之间。一天，孩子们在沙坑中发现了一个怪物：眼睛像蜗牛眼睛，长在一对长长的角上，像望远镜一样伸缩自如，耳朵像蝙蝠耳朵，躯干像蜘蛛一样圆鼓鼓的，覆盖着厚厚的、柔软的毛，手脚就像猴子的爪子。它告诉孩子们——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和简——自己是沙米德，或者说是“沙精灵”。它已经很老，很老，很老了，几乎在有天地万物之时，就有了它。它已经在沙子中埋了成千上万年，不过“灵性”还在，它总能让你愿望成真。你知道，精灵总是有这样的魔力。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和简都明白自己就要美梦成真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到底该要什么，有时候他们的愿望真的很古怪。最后，在罗伯特所说的紧要“关头”，孩子们心里冒出一些轻率的愿望来。





沙米德答应满足他们的愿望，条件是孩子们永远不能再要求它满足其他任何愿望，而且绝对不能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因为它嫌麻烦，不愿意再去满足任何人的愿望了。分手的时候，简礼貌地说道：

“希望还能再见到你。”

沙米德感动了，答应了她。《五个孩子和沙精灵》就是讲这段故事的，结尾却不怎样：

“孩子们确实又见到了沙米德，不过它却不在沙坑中。它在……”我不能再说了。

不能再说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孩子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又见到沙米德的。当然，我知道孩子



们肯定会见到它，因为它说话算话，它说会发生什么事儿，就准会发生什么事儿，从无例外。沙米德跟那些总告诉我们下个星期二伦敦、南太平洋群岛、英吉利海峡天气会如何如何的人，完全不一样。

与沙米德相遇，许下了心愿，乡村的暑假妙不可言，孩子们期待着明年暑假快来临。寒假中，孩子们沉浸在“凤凰与地毯”的奇妙经历中，要是没有了这两件珍宝，孩子们肯定会失望不已，但是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在乡村度过下一个暑假。他们觉得——确实也有理由觉得——世界充满了奇迹，自己就是能有奇遇的人。所以，他们期待着暑假来临。等暑假真的来临时，一切都变了，简直糟透了。父亲去了满洲，给他服务的无聊报纸《怒吼日报》写新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怜的妈妈则待在遥远的马德拉岛，她病得很重。“小羊羔”——小宝宝——在母亲身边。艾玛姨妈——母亲的妹妹——突然和父亲的弟弟雷金纳德叔叔结婚了，他们去了中国。尽管有疼爱自己的姨妈、叔叔，中国实在太遥远了，不能指望到中国去过暑假。孩子们被留给老保姆照料，她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菲茨罗伊街。虽然她对孩子们很好，甚至比父母还要宠他们，可是四个孩子沮丧透了。父亲乘坐的马车离开家时，最坚强的心也受不了，姑娘们全垮了，相拥而泣，男孩们则呆呆地从客厅的长窗朝外张望，强作坚强——男孩不会哭泣。



父亲离开时,男孩们还强撑着没有哭泣,他们明白不这样就会让父亲放心不下。可是,父亲离开后,每个人都觉得仿佛一生中都在忍着“不哭”,现在“哭”一定得被哭出来了,否则“哭”就会死去。于是,孩子们都哭了。

下午茶有虾,有豆瓣菜,这让孩子们稍微开心了一点。豆瓣菜像篱笆一样围着盐瓶摆放着,孩子们从没见过这种样式的菜。不过,这顿下午茶说不上愉快。

吃过茶点,安西娅来到父亲的房间,没了父亲,一切都那么可怕。她心里想着,每过一分钟,父亲就离自己越来越远,离俄罗斯人的枪口越来越近,忍不住又哭了。接着,她又想起母亲来,母亲孤孤单单一个人,还生着病,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多想有个小女孩在她头上洒点香水,给她端一杯茶。想着想着,安西娅哭得更伤心了。她想起母亲离开的那个晚上对自己的叮嘱:自己年龄最大,应该尽量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开心。于是,她停下了哭泣,陷入了沉思中。她想了好一会儿,直到自己能够承受了,洗了脸,梳好了头发,下楼去找弟弟妹妹,她竭力装出一副从不知哭泣为何物的样子。

客厅里气氛沉闷,罗伯特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他为了打发时间,正拉扯着简的头发,没用多大劲,只是拨弄着玩。

“嗨,”安西娅说道,“我们聊天吧。”聊天这个词,



总能让人想起去年夏天的一天，当时西里尔轻率地说他希望看到红头发的印地安人，结果印地安人就出现了。这话勾起了对去年暑假的回忆，每个人都禁不住唏嘘。他们想起了那幢白房子，美丽荒芜的花园——晚开的玫瑰、紫菀、万寿菊、芳香的木犀草和轻柔的芦笋。曾经有人想将这片荒草地开垦成果园，可是直到如今，花园还像父亲常说的那个样子——“五英亩蓟草丛中常有小樱桃树的幽灵出没”。他们想起了山谷对面的景色，阳光下的石灰窑仿佛阿拉丁的宫殿；他们想起了沙坑，沙坑边缘生着枯黄的野草和白色野花，峭壁上的小洞则是沙貂鼠家的大门；他们还想起了散发着百里香和野蔷薇香味、轻轻柔柔的风，想着小径旁农舍顶飘着的、带着木材味的炊烟。他们环顾着老保姆家的乏味的客厅，简说道：

“喔，真是太不同了。”

在父亲将孩子们交给老保姆照料前，她一直都有出租房间的习惯。她所有房间里的摆设都是为了“出租”。真是很奇怪，如今似乎没有人像布置“居住”的房间一样，布置“出租”房间。房间里是深色的、厚厚的窗帘——即使血溅上去也不会留下渍点，里面一层是粗糙的花边窗帘。黄色紫色相间的地毯上，有些地方还铺着灰棕色的油布。壁炉里装着镶着金属边的轴杆。房间里还摆着一只黑漆桃花心木柜子，或者说是餐具柜，柜门挂着一把坏锁。还有一些笨重的椅子——远



远说不上多,钩针编织的椅罩都滑落下来,乱七八糟地耷拉着。桌子上铺着一张绿色的桌布,边上有着黄色的链形图案。壁炉上方挂着一面镜子,即使相貌平平,镜子中照出的人也要比真实的人丑得多。壁炉架上铺着栗色长毛绒,羊毛围边与长毛绒一点也不配。阴郁的钟就像是一座黑色的大理石坟墓,而且就跟坟墓一样死寂无声,它忘记“滴答滴答”已经很久了。还有几只从没插过鲜花的彩色玻璃花瓶,一面从来没人敲响的小手鼓,几块空荡荡的托架。

还有两本书,去年12月份的火车时刻表,和《〈新约圣经〉注释》。还有——我实在不能在这幅痛苦的画上面多停留,就像简说的那样,真是与众不同。

“我们聊天吧。”安西娅又说了一遍。

“聊什么呢?”西里尔打着哈欠说道。

“没什么好聊的。”罗伯特痛苦地踢着桌腿说道。

“我不想玩。”简不耐烦地说道。

安西娅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她成功了。

“听我说,”她说道,“别以为我想唠叨,或者想讨人厌,我只不过想像爸爸常说的那样,先搞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你们同意吗?”

“开始吧。”西里尔一点热情也没有。

“好吧,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待在这儿——顶楼上还住着一个可怜的老学究,所以保姆不能离开自己家。除了她,父亲再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来照料我



们——你们知道，要花很多钱，妈妈又要到马德拉岛去养病。”

简伤心地吸了一下鼻子。

“对，我知道。”安西娅急忙说道，“但是，我们千万别觉得这多么可怕呀。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做不了那些需要花很多钱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有事情可干。在伦敦不花钱也能见到无数的新奇玩意儿，我们该去看看。我们都已经长大了，而且小宝宝也不在……”

简又吸了一下鼻子。

“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能拒绝小宝宝。我们一定要让老保姆明白，我们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出门了，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我敢说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能瞧见，先去问保姆要些面包，然后就去圣詹姆士公园玩。公园里有鸭子，我们可以用面包喂鸭子。不过，一定得让保姆答应。”

“自由万岁！”罗伯特说道，“不过，她不会同意。”

“不，她会同意的。”简出人意料地说道，“今天早晨我就想过这事儿，还问过爸爸，他说可以。他还对老保姆说过，可以让我们自己出去。不过我们必须说清楚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她会让我们去的。”

“为深谋远虑的简喝彩！”西里尔终于从绝望中振奋起来，“喂，现在走吧。”

孩子们说走就走，老保姆只是叮嘱他们过路口时





要千万小心，碰到麻烦要去找警察帮忙。不过，他们对十字路口已经很熟悉了，他们曾住在卡姆登镇，知道无论白天晚上，肯特镇路上的有轨电车总是发疯似的横冲直撞，仿佛非撞倒你不可。

孩子们向老保姆保证天黑前回家。不过，7月天黑的特别晚，甚至睡觉的时间都过了，天还没黑。

他们步行去圣詹姆士公园，口袋里装满了喂鸭子的面包屑和吐司皮。我再重复一遍，他们立刻出发了，但是却始终没能走到圣詹姆士公园。

菲茨罗伊街与圣詹姆士公园之间隔着许多条街道，如果路线正确，就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商店，几乎不可能停下来瞧瞧。孩子们时不时在商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橱窗里的珠宝、绸缎、衣服、帽子、牡蛎和龙虾，内心的伤悲也不像在菲茨罗伊街300号的客厅里时那么难以忍受了。

还多亏了罗伯特胡乱地带着大家转了几个弯（大家出来时选他当头，因为姑娘们觉得这对他有好处。他自己也这样想——当然西里尔也不可能反对，因为如果那样，就显得自己很嫉妒），孩子们来到了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区，最有趣的商店都集中在这儿——这些商店里出售活物。有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放满了笼子，里面关着各种漂亮的鸟儿。孩子们开心极了，想着自己也曾希望能有一对翅膀，而且那次他们也如愿以偿了——孩子们觉得凡是有翅膀的生灵被关在笼子中，





不能自由飞翔，都是令人绝望的。

“把鸟儿关在笼子里真是太残忍了。”西里尔说道，“我们走吧。”

孩子们继续走着。西里尔心里一直盘算着要到克劳代克去做掘金人，赚了钱后，把全世界关在笼中的鸟儿都买下来，全部放飞。接着，孩子们来到一家宠物猫店，店里的猫都被关在笼子里，孩子们心里真希望有人能买下里面所有的猫，将它们带到壁炉前的地毯上——那是最适合猫待的地方。街上也有宠物狗店，





同样叫人高兴不起来，所有的狗不是被铁链拴着，就是被关在笼中。而且，所有的狗，无论大小，都用哀求的眼光看着孩子们，还乞怜地摇着尾巴，仿佛正在苦苦哀求：“买下我吧！买下我吧！让我跟你一起散步。喔，买下我吧，连我可怜的兄弟也一起买下来吧！汪！汪！汪！”大部分狗都这样“汪！汪！汪！”地叫着，仿佛在哀鸣。只有一条爱尔兰犬，当简轻轻拍它时，大声咆哮起来。

爱尔兰犬用眼角瞟着孩子们，似乎在说：“你们不会买我。没有人会买我，我会一直被铁链拴着直到死去，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到底什么时候死去。”

我不清楚孩子们是不是明白这一切，他们曾经去过一座城堡，所以知道当你想出去时，却被关在城堡中，那是最可恨的了！

当然，他们一只狗也买不起。他们确实也问过一只最小的狗的价格，要六十五英镑，不过是一条小小的日本狗。孩子们想这样一条小狗也要这个价钱，那最大的狗肯定会要几千英镑。他们继续朝前走着。

他们再没有在猫店、狗店、鸟店前停留。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家商店前，似乎这家商店只卖那些不让人操心它们所待的地方的动物，比如金鱼、白鼠、海葵和其他水生动物，还有蜥蜴、青蛙、刺猬、乌龟、家兔、豚鼠之类。孩子们在商店里逗留了很长时间，用面包屑喂笼子中的豚鼠，心里琢磨着有没有可能在菲茨罗伊街



房子里的地下室养上一只褐色兔子。

“我觉得保姆不会太在乎，”简说道，“有时候，兔子特别驯服。我希望兔子能分辨出她的声音，跟着她到处转。”

“她一天会把兔子踢倒十次，”西里尔说道，“蛇……”

“哪来的蛇，”罗伯特急忙说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对蛇有好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虫子也一样恶心，”安西娅说道，“还有鳗鱼、鼻涕虫，我觉得这些东西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们没有腿。”

“爸爸说蛇的腿藏在身体里。”罗伯特说道。

“对，他还说我们的尾巴也藏在身体里呢，是真是假都无所谓，”安西娅说道，“反正我讨厌没有腿的东西。”

“如果腿太多，还要可怕呢，”简禁不住一哆嗦，“想想蜈蚣吧！”

孩子们站在人行道上，只顾着自己说话，让过往的行人有点不方便。西里尔手肘倚靠在一座小木笼顶上，木笼似乎是空的——孩子们一个个检查过木笼，他的心思一直还留在刚才看见的那只卷成一团的刺猬身上。这时，他听见一个细细的、清晰的声音——不是“吱吱”或者“呜呜”的叫声，而是明明白白的英语。

“请你买下我——求你了——买下我吧！”

西里尔仿佛被针刺了一下，惊得从小木笼边跳开

